

刘心武文粹

第  
13  
卷

薰衣草革命案

刘心武——著

刘心武

# 薰衣草命案

刘心武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薰衣草革命案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3

(刘心武文粹)

ISBN 978-7-5447-6127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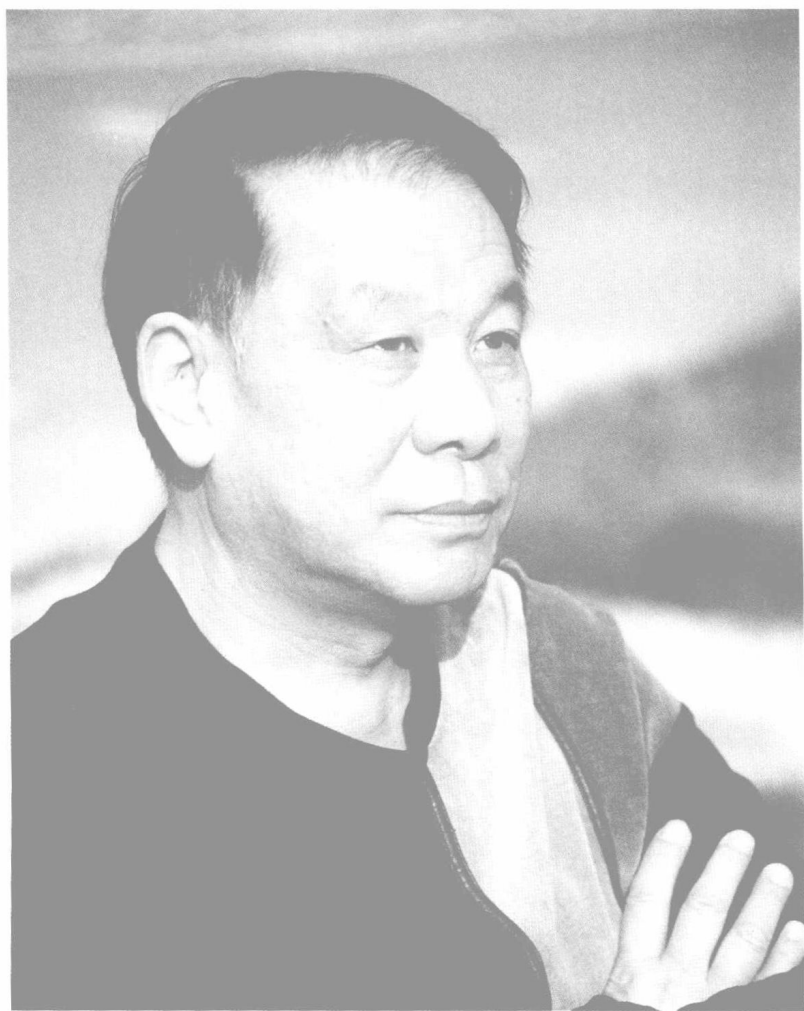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薰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04436 号

书 名 薰衣草革命案  
作 者 刘心武  
责任编辑 陆元昶  
特约编辑 刘文硕 谭秀丽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19.25  
字 数 161 千字  
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127-7  
定 价 28.00 元  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刘心武文粹

刘心武



2002年·沉思



吉日（油性笔画）

## 总序

这套 26 卷的《刘心武文粹》，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，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之前我虽然出版过《文集》《文存》，但这套《文粹》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，当中收入了《文集》《文存》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，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土茉莉》。

《文粹》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。因为《飘窗》和《无尽的长廊》两部篇幅相对较短，因此合并为一卷。其中有我的“三楼系列”即《钟鼓楼》《四牌楼》《栖凤楼》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《四牌楼》。《刘心武续〈红楼梦〉》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，我把它放在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各卷的最后。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，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，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“小说树”上的累累硕果。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

改革开放，国门大开，原来不熟悉、不知道、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，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、变革之风，举凡荒诞、魔幻、变形、拼贴、意识流、时空交错、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，我作为文学编辑，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，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手法，写些实验性的作品，像小长篇《无尽的长廊》，中篇《戳破》，短篇《贼》《吉日》《袜子上的鲜花》《水锚》《最后金蛇》等，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，至于意识流、时空交错等手法，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，但总体而言，写实主义，始终还是我最钟情，写起来也最顺手的。短篇小说里，《班主任》固然敝帚自珍，自己最满意的，还是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《白牙》等；中篇小说里，《如意》《立体交叉桥》《木变石戒指》《小墩子》《尘与汗》《站冰》等是比较耐读的吧。我的中篇小说里有“北海三部曲”《九龙壁》《五龙亭》《仙人承露盘》，是探索性心理的，其中《仙人承露盘》探索了女同心理；另外有“红楼三钗”系列《秦可卿之死》《贾元春之死》《妙玉之死》。短篇小说里则有“我与明星”系列《歌星和我》《画星和我》《笑星和我》《影星和我》，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。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，特别是底层市民、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，

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，像中篇小说《泼妇鸡丁》，短篇小说《护城河边的灰姑娘》，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，都是如此。我希望《文粹》中从自己“小说树”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，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我的写作是“种四棵树”。除了“小说树”，还有“散文随笔树”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和“建筑评论树”。《文粹》的第17卷至21卷是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的成果。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，但是这次在收进《文粹》时又经过一番修订，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，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。第22卷《从〈金瓶梅〉说开去》是新编的，其中收入了我研究《金瓶梅》的若干成果，可供参考。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。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《私人照相簿》。第24卷《命中相遇》收入的散文，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、事件和人物。第25卷《心里难过》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，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人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，广为流传，也获得不少点赞，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，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，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。

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，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材质之美》合并在一起，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

建筑评论。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、城市规划、对具体建筑的评论……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、施工，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，展示出我“建筑评论树”上果实满枝，蔚成大观。

购买这套《文粹》的人士，不仅可以阅读到我“四棵树”上的文字，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，以水彩画为主，也有别的品种。春风催花，夏阳暖果，不以秋叶飘落为悲，不以冬雪压枝为苦，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，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，《文粹》只是总结而非终结，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！



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薰衣草命案        | 001 |
| 很简单却又很难准备的礼物 | 019 |
| 巴厘燕窝         | 029 |
| 吉日           | 039 |
| 袜子上的鲜花       | 055 |
| 鲜豌豆          | 065 |
| 拼合裤          | 073 |
| 套白狼          | 081 |
| 最后金蛇         | 091 |
| 绣鸳鸯          | 107 |
| 粗针脚          | 115 |
| 水锚           | 123 |
| 大公务员之死       | 133 |
| 人面鱼          | 141 |
| 蓝玫瑰          | 159 |
| 一畦春韭绿        | 169 |
| 仁记饼屋         | 179 |
| 小样儿          | 185 |
| 榆钱           | 193 |
| 变叶木          | 213 |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草葬            | 223 |
| 借条            | 231 |
| 科林斯柱          | 237 |
| 秋色老梧桐         | 245 |
| 吧台椅           | 251 |
| 偷父            | 257 |
| 美中不足          | 265 |
| 土茉莉           | 275 |
| 附录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| 287 |

薰衣草革命案



## 案发

我杀了她。

那是深秋很平常的一个下午。

门铃响了，我去开门，居然是她。

她是同楼的邻居。我和全楼的邻居都不来往。她是在楼前主动跟我打招呼的邻居之一，即使是像她这样的善待我的邻居，我也只是被动地淡笑一下，算是回礼而已。绝大多数邻居都不喜欢我，相貌上我是个不修边幅的瘦男子，性格又透着古怪，因此没有邻居试图主动跟我说话，只有她是个例外。记得那天以前的某一个下午，我漫步到楼外不远的过街天桥，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，那里有些无照摊贩在卖他们的小东小西，有个摊上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那是些小型的摆设瓷，都是青花的、洋味儿的，比如仿荷兰木屐、对吻小洋人什么的，我站在那摊前猜测，这些小玩意儿一定是国外来样定制的旅游纪念品，这摊上的东西要么是厂家检验时不合格淘汰下来的，要么就是故意多生产然后发给下岗职工充当生活补助费的……我正站在那里凝视一个小奶罐，忽听耳边有人说：“看呀，哈哈，我表姐从阿姆斯特丹巴巴地买回来，就是这样的东西啊，她刚送给我就让我查出来，底下都写着 Made in China 呢，你看，一模一样，那里要用硬通货买，好贵……”那卖东西的小贩听见就冲我们嚷：“不贵不贵！便宜便宜真便宜！10块钱三样，随您挑！”有的顾客刚弯身挑，忽然，那小贩警觉地从蹲着变为躬身站起，他一定是看到了他们那一伙里放哨者的信号，警

示城管人员上天桥来了，于是就忽然把连接着那摊儿布四角的，仿佛渔网总纲的绳子一提，再一收，顿时那地摊也就缩敛为一个包袱，眨眼间，他竟消失在了过街天桥的人群中，其他摊贩亦然，我正发愣，耳边又响起了爽朗的大笑声，那笑声里充溢着无是无非的童真童趣，令我惊异，我这才朝那发声者望去，正是那位女邻居。

那天我开了门，很感意外。我没邀请她来。她怎么突然来了？

我本能地把她让进，她进了我家门厅，站在我面前，具体怎么措辞的我现在已经无法重述，那意思却非常清楚，就是她家已经重新装修好了，请我一定过去看一下。她那天身上斜背着一个蜡染包。好像在过街天桥遇上的那天，她也斜背着那么个蜡染包。现在我仔细回忆，觉得她在我眼前出现时，总有那蜡染包伴随。那是一只拙朴而特殊的蜡染包，蜡染的玩意儿我过目多了，但她斜背的那只蜡染包，不知为什么会让我过目不忘。

她家就在我家上面那层尽西头，走上去只需两分钟。她期待我随她上去，哪怕只是草草地浏览一下。

我对楼里若干人家的二次装修本来就反感，因为噪音非常之大，虽说规定早晚和节假日不许动用冲击钻，对于上班族和学生有利，但我是个自由职业者，白天常常需要在家里做自己的事，那冲击钻的声音一旦响起，哪怕是在离我还远的楼层和方位，我就总觉得是在往我心口上钻。她家的装修，时间好像又特别地长，我一直祈盼她家的重装早日谢幕，那时听她当面宣布已然悉数完成，可供观览，脸上想必泛出笑容，她见我表情上有积极的反应，就更迫切地希望我能随她上楼去随喜一番。

但我却拒绝当即随她上去看。我表示有工夫时再去她家造访。她非常失望。我不记得她是怎么被我送出门去的。只记得关上门后，也曾淡淡地责备自己：怎么连一句留人家坐一下的客气话也没说呢？

## 英雄母亲与伶俐丫头

那一年，我说的是1954年，春天的时候，我们正排一出新戏。剧作者

1949年以前就有名气，1950后又曾参加过土地改革，去过抗美援朝前线，既有生活，又有才情，那剧本初次朗读的过程里，我和好几个人就不禁堕泪。导演是团里最权威的，定下我演女一号，就是戏里的那个英雄母亲。女二号呢，是英雄母亲的小女儿，一个活泼伶俐的丫头片子。你说得对，那个时代还没有什么男一号女二号的说法，我是借用如今的时髦语汇罢了。那时候剧团里有苏联专家，讲究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，有句话深入人心，叫“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大演员”。

那部戏里的英雄母亲和伶俐丫头都不是小角色。我承认，那时候我三十出头，是剧团的台柱子，戏路很宽，从十六岁的少女到七十岁的老太婆，从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里的资产阶级小姐冬妮亚到《日出》里的下等妓女翠喜，全拿得起来，说我是那个时代的大演员，我也犯不上瞎谦虚，那是历史事实。

好，不多说我。你要了解的是沐霞。说她吧。当然，沐霞是她的艺名。她原来姓什么？那个时候她最不喜欢别人问她这个。非问，她会说：“组织上知道就行了。”她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。1952年春天，她才16岁，就参加了革命。她是受她大哥的影响。她大哥改名战豪，不是艺名，他大哥一生与艺术无关，是个老干部，抗日战争期间就冲出那个家庭投奔革命，去了延安，那时候在延安时兴取新名字，以体现割断旧我，灵魂新生。1950年她大哥是接管重要部门的军代表，她刚初中毕业，本来应该上高中，上大学，却受她大哥影响，坚决跟父母断绝了关系，投奔了部队的文工团，去的时候瞒了岁数，说是18岁。后来那文工团跟我们剧院合并，她就成了我的同事。她那时候真是人见人爱。相貌不必说了，才出水的鲜荷似的，更难得的是艺术天赋，悟性惊人，瞥一眼，听一句，她就立刻心领神会。本来剧院领导是要把她送到戏剧学院去培养的，她也非常愿意，但是她让苏联专家看上了，那专家说沐霞不必去那种地方，就在剧院里，从实践中摸索、成长吧！排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我是冬妮亚A，她是冬妮亚B，那时候我岁数已经比角色大了接近一倍，她却天然是个冬妮亚，现在我愿意供认，她扮出来的时候，往那里一站，我对她的嫉妒防范就油然而生。一次彩排，她有一小段戏居然没依照我的演法，别出心裁地搞了些小名堂，我当场就啧啧埋怨，可是导演，特别是苏联专家却认可了她的演法，连那演保